

沙漠之梦

贵州人民出版社

T
267

I267
798

I267
40

沙漠之梦

(散文集)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政治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沙 漠 之 梦

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政治部 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 70千字 2插页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300

·书号: 10115·424 定价: 0.35 元

目 录

访龙门·····	罗来勇 (1)
桥·····	沈乃明 (7)
闪光的支点·····	王鸣久 (14)
网金·····	许国泰 (21)
蚕食声声与通天道·····	于照文 赵迎建 (27)
沙漠之梦·····	戈泰 昭华 (32)
蜡烛与乌柏树·····	苏贵长 (37)
陕北清泉·····	舒 明 (40)
贝壳灯·····	王鸣久 (45)
登攀之路·····	许国泰 (53)
高楼的母亲·····	朱万春 (59)
喀斯特地貌下的浪花·····	炎午 王清河 (63)
铺满黄金的旅程·····	韩冰 袁地 (72)
生活的花蜜·····	沈乃明 (78)
清华园里莲藕香·····	严 格 柳忠勤 (85)
曾记小岛那株花·····	苏贵长 (89)
我看到的火炬·····	罗来勇 (93)
在遥远的国度·····	祁福林 祁德彬 (99)
相思树·····	戴江波 (104)
霞·····	满惠文 (108)

访 龙 门

罗 来 勇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陕西境内的黄河流域，则是我国古文化的中心。深秋，我来到黄河中游的龙门。但见龙门之上浊浪滔天，又听喧逐不绝于耳，似有巨龙腾跃水底；其下豁然开朗，烟波浩淼，水天相连。那奔腾磅礴之气势，多象正在朝四化高歌迅跑的伟大祖国啊！

我们乘坐的小吉普车，沿黄河岸边的公路疾驰一段，便拐入莽莽群山。

山势险峻，并无林木。若说“靠山吃山”，似这山的外表，似乎靠不着。但数千年前，这里曾是禽飞兽走的浩瀚森林。地质资料已告诉我们，这荒山之下埋藏着亿万吨“乌金”。小车盘旋在山路上。我闭目靠椅，昏昏睡去……

“喂，这是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今天的拍摄点，枫树岭煤矿。”

“真有气势！”“没想到这么壮观！”

我被车弄得有些头晕。本不想睁眼，此刻听到连串赞叹声，精神一振，便极目环眺：我们正处于“一览众山小”的高处，远方众山之中一座崭新的煤城遥遥跃入眼帘。看那煤城：密林般的烟囱，银色的选煤塔，高矗的储煤仓，新式的

住宅楼，鳞次栉比，一切都那么清新悦目，我的睡意和头晕顿时烟消云散。

正看得兴浓，车窗外闪过一株红叶树。“停车，快停车！”老张一边叫，一边就取摄影机。

我们下车走到红叶树旁，老张举起摄影机选镜头，嘴里还赞叹：“你看看，多美，这全景太美啦！”我用随身相机一瞄，那红叶树迎风悠悠摇曳，象一团浮动的红霞挂在画面右上角，夕阳下这座崭新的煤城，显得金辉闪烁，十分耐看。老张的摄影机沙沙响着转动了一圈，彩片就把这美景收入了镜头。

我们终于到了这座正兴建的大型煤矿城。眼下，工程正值收尾阶段，担负建矿的建设工程兵某部的干部和战士，日夜奋战不停。矿上、井下人喊马嘶，热火朝天。我们刚从陕北人烟稀少的山区转出来，猛置身热气腾腾的工地，顿觉浑身热血上涌。

小车象一艘小舢舨，飘荡在山路两旁水泥建筑的波峰浪谷间。我左张右望，目不暇接。迎面过来七、八辆装满青砖的手推车，清一色是三、四十岁的妇女拉着。她们都穿着便服。我想，大概是民工吧。身后不知谁赞叹道：“这些妇女真能干！”“她们都是我们部队的干部家属。”陪同我们的宣传科长随便答了一句。这话立即引起大家的注意，都定睛注视着这个板车队。

“是干部家属？”我们将信将疑地问。

“没错。你看，那个是王副团长的爱人，这个是副参谋

长的爱人。她们从老头那里听说，任务很紧，年底要确保投产，就自个儿邀着上工地干活——给部队运砖。帮老大忙啦！”望着她们汗涔涔的脸庞和沾满泥土的身影，我心底泛起钦佩之情。我一直目送她们的车队拐弯，才转回头来，又见一队头戴安全帽，脚蹬长统胶靴的队伍走过我们的车旁。一个个浑身煤灰泥水。队尾两个战士，象在生气。由于路不好走，车速和步行差不多，所以我能断断续续听到他俩的一些谈话：

“反正不准你再加班！”老兵的声调。

“那，那……排长：你看上边咋写的？”听口音是河南籍战士。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几十米长的空中运输走廊一侧，横挂着一行醒目的金黄大字标语：“加快掘进速度，确保按期投产！”

“说不行，就不行，快给我回去洗澡睡觉！”

看样子，小家伙没招了。他噘着嘴，慢吞吞地跟在排长后面……

车超过他俩了，我还在回味他俩的对话。一阵喇叭又把我的视线引向前去。已到矿区中心了，但见：八层楼房高的储煤仓，星罗棋布；连接各煤仓的皮带走廊，纵横交错；巍巍入云的脚手架上，弧光闪闪，焊花飞溅；塔吊轻舒巨臂，拎起物件，悠然荡过。呵，在这里拍摄纪录片，不愁找不到先进人物和动人镜头。

第二天，我们跟着团长来到主斜井。这儿铁轨铮亮，矿车隆隆，洞壁红灯点缀，是拍摄的好地方。但团长没有停住

脚步，却把我们领到另一口井旁。这口井看上去和主斜井没两样，只是这儿没有铁轨和矿车，冷冷清清，洞里还溢出一股腐水味。团长指着井口说：“这是原来的主斜井，七六年报废了！”他脸上浮起阴云，语调愤慨：“为啥报废了？地质资料不全，瞎胡来！”“看，这就是‘四人帮’那个时候搞什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后果。”

团长往井内挪动几步，抚摸着井壁，十分痛惜：“地质没普查完，资料也不十分清楚，就搞设计，就施工，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呀！设计井深八百米，打到五百五十六米突然遇到强大的地下水。每小时涌水一千五百多吨，洞内水压达到十五个。水不是流，是射，直往外射！七个抽水工作面，顿时淹了六个……打这个井的中队，是我们最硬的部队，是全国煤炭战线甲级队里的第四名虎将，都是好战士呀。他们不顾性命地抢救机械设备……”团长出了口长气，心情很激动：“有个战士一人抢救三台风枪。三百多斤重呀！他一次扛不了，水又撵着脚后跟涨……。他不顾死活，一台一台倒换着往外扛，边扛边跑。后来，水淹到大腿啦。他跑不动了，也舍不得扔掉风枪……”

“四月七日淹的井，那天战士们都掉泪了。国家损失大啊！”团长的鬓角已露出斑斑白发。他身着矿工服，腰挎电瓶灯，安全帽下映出一对红领章，跟老战士一模一样。我听着他那激忿的话语，瞥见了那矿工服内跳动着的一颗革命老战士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

我们缓步谈论着，沿矿井向地层深处走去。

笔直的井巷里，点点矿灯蠕动闪烁，象条无尽的星河。我抬起头，发现在星河之上有一条纤细而艳红的光束。这是什么呢？团长摸了一下洞壁的什么地方，光束即逝，又摸一下，光束复现。他微笑不语，继续前行。来到掘进的工作面时，只见那光束形成一个红色焦点射在岩石上。炮声响过，岩石崩塌下来，光束又指向了前方。团长见我们困惑不解，才乐呵呵地告诉我们：这是煤炭战线技术革新的“五朵金花”之一——激光指向。由于激光束始终指着矿井的圆心，随矿井掘进而延伸，这就免掉了烦琐的井下测量，节约大量劳动时间，并提高了成井质量。接着，他又领我们参观了其它“四朵金花”——扒渣机、多台风钻打眼机、毫秒雷管全断面一次爆破、毛喷支护。

在一台扒渣机旁，团长介绍我们认识了一个新战士。并说他吃苦耐劳，文明施工，工作精神十分可嘉，最近立了三等功。我和这个战士一握手，哟，好面熟呀！哦，记起来了，不是昨天跟排长“泡蘑菇”的小家伙吗？交谈中我又了解到：九月份他们班长探亲，由他代理班长。脚砸了，他还拄着拐杖下井。排长管不住，就把他的工具锁进仓库。就这样，他还是下井。大伙劝他：“我们中队已连续七个月超额完成任务啦，也不差你一个人嘛。”他却说：“七个月超产算啥，‘四人帮’耽误我们十年啦！”

当我爬完那一千多级水泥阶梯，回到井上时，浑身汗水滴嗒，疲倦不堪。我想，那个拄着拐杖下井的战士，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啊！

登上北二采区的山顶时，暮色渐浓。俯瞰矿区，灯火万点。塔吊顶端的红灯，在夜空中宛如一朵怒放在天鹅绒上的小红花。我们身后是奔腾的黄河，浪涛击岸声，清晰可闻。置身于这般瑰丽奇妙的夜景，怎不思绪驰骋？！呵，龙门人的行动证明，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真是人心所向。这个潮流犹如黄河东去，不可阻挡。四个现代化的“龙门”，无论它多高，黄河的子孙是一定要飞跃过去的！

我望望团长。他正盯着山下灯海凝神，大概也想得很远很深吧？于是，我觉得矿区的灯火倍加明亮，黄河奔腾得倍加湍急。这个矿区，正是今日中国的缩影……



桥

沈 乃 明

在我们祖国辽阔大地上有着数不清的桥：竹桥、木桥、石桥、钢桥、水泥桥……有的如虹霓，有的如彩带，真是千姿百态、情趣迥然。千百年来，它们不仅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方便，更带来极大的乐趣。其中之佼佼者，常以雄伟的仪态、磅礴的气势，和那滔滔的流水、俊秀的峰峦，浑然成一幅壮观的景色，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游览圣地。桥，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字眼！

我对桥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是一个修桥铺路的战士，随部队每到一地，总要寻踪觅迹，拜谒造访。它们不仅给我艺术上美的享受，还给我思想上以深刻的教益和启示：南京长江大桥使我想到工人阶级的豪迈气概，大渡河的铁索桥使我想到革命先辈的高尚情操，北京的芦沟桥使我想到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和神圣尊严，河北的赵州桥使我想到古代的能工巧匠和祖先的智慧、聪颖……

我赞美那些高山峡谷之间、江流水波之上的桥；更赞美今天伴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脚步巍然而起的桥——公路立体交叉桥。它的下面没有奔腾湍急的水流，没有青山倒映的清波。桥上却别有一番景色：车水马龙、旅人匆匆。也似

江河的浪花漫卷、滚滚流动。

这在我国还是近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型桥梁建筑。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城市建设进入新的时期，祖国正向世界先进水平迈进。它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交通警，不见红绿灯，车辆却能竞相穿越、自由驰骋。再不用为成串堵塞、焦急等候的景象而烦恼；也不必为躲避突如其来的险情而心惊。节约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减少了多少令人痛心的事故……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到位于北京东郊的这样一座立交桥上参观。远远望去，这是多美的一项建筑啊。两边，高大的建筑物鳞次栉比。如果把它们比做巍巍群山，立交桥不正象一条缤纷的彩带嵌在山谷之中？它的结构真是复杂而精巧。自上而下看去，共有三层：最上一层是快车道，通行机动车；中层分上下行两股慢车道；最下层即是和大桥成纵横交叉的公路。桥下那一片片光洁如玉的混凝土桥墩，如擎天柱托起桥体。上层和与它成纵横交叉的下层公路由桥两头四条斜坡式桥形匝道相连，来往车辆通过它可以自如地变换途径。匝道旁，公路边，是互相对衬的绿地。它被园林工人装饰成扁圆形的小花圃。那一丛丛的碧色草木，给整个立交桥建筑平添画意……桥的两侧还有供行人上下的阶梯，我们沿着它拾级而上。站在大桥隆起的中央，扶着桥栏举目四望，顿觉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夜幕降临了，亭亭玉立的华灯把它柔和的光线细细地洒在桥的上下。哦，这富丽的景色真要使我们心醉了。盛夏之夜，这里多么静谧、开阔。劳累一天的人们把家务料理停当，来到这里悠闲地散步、纳凉，该是何等

惬意啊。不难想象，在北京这座古都的阜成门、复兴门、建国门、安定门、体育馆等地已然拔地而起的和即将雄峙在其它地方的一大批这样的立交桥，将给首都增添多少光彩，给首都人民增添多少乐趣啊。

伴同我们前来的，有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工程师。他热心地给我们介绍了立交桥的发展史。在讲到国外立交桥建设情况时，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既复杂又沉重。是的，美国早在一九二八年就首次建造了每昼夜平均能通行六万二千五百辆汽车的首蓆叶形公路立交桥。而后加拿大、德国、瑞典等国相继修建。而我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晚了整整半个世纪，怎不令人心焦呢。然而，老工程师并不清谈救国，更不怨天尤人，他富有极强的进取精神，对未来满怀希望。当他谈到我们终于克服了重重障碍，搞起这些对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的立交桥建筑时，真是神采飞扬，竟至眼里闪着晶莹的泪花。他激动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一定要尽快赶上世界所有先进的国家。”他告诉我们，在首都还要相继修建十几座以至更多的立交桥，在祖国的其它城市也将大力发展这项建设，为加强城市各项管理事业和推动四化进程开辟广阔道路。

老工程师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心中充满了自豪。是啊，他是个桥梁专家，终生从事桥梁事业，经他亲手设计建成的桥不知有多少座。他多么希望看到我们的桥梁建设，我们的各项事业走在世界的前列啊。动乱的十年夺去他的多少宝贵时光，他痛惜自己的手整整十年不能为人民修桥铺路。一声

春雷，冰消雪融。老工程师的聪明才智象蓄积多年的火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在设计图前、施工现场，他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迎来多少金色的黎明。为了使大桥美观新颖、布局合理，和谐自然地烘托周围的环境，他真是绞尽脑汁；为了培养更多更合格的技术人才，他更是呕心沥血，甘当“人梯”，愿做“人桥”……

十年浩劫中有些曾整过他的同志如今和他在一起工作，他不计私仇，不讲恩怨，和他们平等地讨论问题，热心地向他们传授专业知识。有一个当年斗他斗得最厉害的年轻技术人员，见到他总是难为情，搞了一个学术论文，很想请他指点指点，然而怎么张得开口呢？老工程师知道后，热情地把他找到自己的家里，一住就是几天。认真审阅了他的文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并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数据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他，使这篇论文的水平大大提高了。这位年轻技术人员感动得痛哭流涕。人们都说老工程师肚量大得装得下地球。也有人说他象善良的园丁，辛勤培育着一棵棵幼苗。

是啊，这个老头儿心眼儿好，脾气也好，都说他不懂什么叫生气。可是，有两次我却见他发了火，火气特大。

一次是在七六年，我到他家去请教一个问题。他正在看报，见我进来后拿起报纸呼地一下站起来，激动地说：“安的什么心呀，连四个现代化都批上了，还叫老百姓活不活？要让老百姓过苦日子，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才称他们心哪！”手在不住抖着，头在不停晃动。几下子把报纸撕得粉碎。我

真怕老头气出好歹，忙扶他坐在椅子上，好言安慰。他憋得脸红脖子粗，一句话也说不出，光在那里喘大气。

第二次是在这座桥开工前夕。那天，我在他办公室查找一些资料。已是深夜了，他正在复核所有和大桥有关的图纸。突然，他“砰”的一声拍响了桌子，几乎是喊了起来：“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我一问，原来有一个数据错了。如果照此施工，将要侵过原定施工的红线，桥的位置要偏移，地下设施合不了龙，整个建筑规划就要报废，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他怒不可遏地把有关人员找来，对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位年轻人高声喝斥：“粗心，粗心，你要好好检查。你以为这是小孩子在玩积木吗？这是建设。建设！你懂吗！？你就这样搞现代化吗？别忘了，你是个技术人员！”年轻人深感内疚，不知所措。老头子抓住他的手，命令道：“走，跟我走！”背起经纬仪，头也不回地向着灯火通明的现场走去。走到现场，找好位置，支起仪器，让年轻人远远扶着塔尺，他一面看着镜子，一面挥着测旗。看着老工程师被灯光照得闪闪发亮的满头银发，无限敬意怎不让人从心底油然而生……

老工程师见我注视着他，从沉思中醒了过来，若有所悟地说：“哦，我给这个桥起了个名字，不知合适不合适。”不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就叫凌云桥吧，嗯，凌——云——桥。”我正要张嘴，他又说：“笑话，笑话；还是让你们秀才去考虑吧。”说完，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啊，“凌云桥”，多好的名字，我仔细品味着它的含义。很明白，老工程师是在控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带给十亿人

民的巨大劫难，也是表示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决心，要以凌云的壮志，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把与外国的差距尽快缩短，做披荆斩棘的开拓者。

不知有什么触动了老工程师的心，使这个被人认为慎于言辞的人启动了感情的闸门，话语如抑制不住的潮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原来是，奋战在大桥建设第一线的广大指战员，忘我的献身精神，激励了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件件叙说着那些感人的事迹。当说到一个年轻战士的事迹时，他是那样动情，以至我们都受到深深的感染。

小战士是四川人，二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太高，模样儿也不算俊，黑里透红的方脸盘带着明显的稚气。别看年龄不大，办事却满让人佩服。干活不偷奸不要滑，识情断理，讲风格，懂谦让，认识他的人都很喜欢他。论修桥，他可有些资格了。在家的几年，他参加公社水利工程建设，断不了修一些小桥涵洞什么的。这就把他美得象吃了什么香东西，逢人便说：“咱干的是修桥铺路的活计。”按一般老百姓的心理，这是积德行善的好事。来到部队后，听说修建立交桥，又看过几座修好的，喜得他直吐舌头：“乖乖，朗格搞的？好多层哟。”乐得他直拍大腿：“这个兵硬是当得。”从此，他不提以前修过的那些小桥了。专门买了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今天，我为首都的四化建设做了什么？”每天都要趴在床上，认真写上一段。干起活来真不要命，有人按《水浒》里石秀的绰号称他“拼命三郎”。没有他干不了的活。混凝土震捣是个辛苦活儿，几十斤、上百斤的

震捣器不是好玩的。他好象没事儿一样，扛起就走，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胳膊肿得多高，他一声不吭。有一次，工地不慎失火。他为了切断火路，迅速登上排架奋力扑救。不幸，脚下木杆被火烧断，他掉了下去，一段露出混凝土的钢筋穿进他的臀部，险些伤着肾脏，当时就昏了过去，昏迷中仍念叨着：“桥……桥”。按理说，评残是应该了。他却不是这样，住院时还是惦念大桥。谁去医院看他，总要问上半天大桥的事。后来，没等住够时间，就坚决要求出院了。阴天下雨，他的腰就不舒服，仍然和大家一起施工，谢绝任何照顾。什么评残，什么要求、条件，一概不提。有人说他傻，他不以为然，深情地说：“国家是大家的，大家都应该顾这个家，人人尽心尽力。要都吃这个家，你也吃我也吃，就要败家了嘛。”

老工程师赞叹地说：“我们的战士多么可爱呀，拿着最低的报酬，吃着最大的苦。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部队，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们真象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照亮了别人。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手，不，用自己的身体，为人民架设着通往幸福的大桥啊。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

是啊，我们不妨把祖国的今天和明天比作大江两岸，它们中间是要用大桥来连接的。我们有老工程师，可爱的小战士和千千万万象他们一样的忘我献身的人们，这座桥一定能够凌空而起，把人们带到幸福的彼岸。

繁星一闪一闪，华灯一束一束。大桥象镀上了一层金，又似镀上了一层银。我们踏着交相辉映的斑斓光色，向大桥那头信步走去……